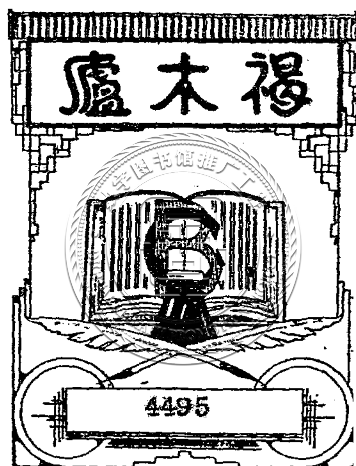
王獨清著



# 楊貴妃之死


福本盧
4495







# 楊貴妃之死



# 人物

唐玄宗

楊貴妃

韓國夫人(楊貴妃之大姊(

虢國夫人(楊貴妃之三姊(

陳玄禮(將軍)

高力士(宦官)

韋諤(司錄官)

盧娘(宮女)

第一侍者

第二侍者

衆兵士

衆難民

兩個執刑的人

其他隨從

## 地方

馬嵬坡　借用佛寺的行宮

# 第　一　場

佛殿之後方。

佛殿底建築非常偉大，完全代表唐代寺宇底建築風。佛殿四面都是有窗格的紅門，但此時列在場上的卻都緊閉着。門底形式甚是高大，在這緊閉着的時候，顯出不容易開啓的堅固。殿後的兩個圓柱也特別的雄偉，柱底座石與堦石一樣顏色。堦很廣敞，兩邊有很厚的青石欄杆，這欄杆是圍繞在殿底四面的。這座佛殿雖很偉大，但因歷年已久，已顯出舊廢的形狀。

石堦底對面是半倒的高牆，缺處用大蓆遮閉。蓆之上端釘在靠近牆邊的兩株大桃樹之上。

天氣異常陰濕。風聲時起，蒲擊樹身作巨響。

第一侍者（坐堦上）

好了，好了！現在可以讓我休息一下了！若再不休息，那我可眞要死了！

第二侍者

只有你纔愛這樣喊叫！ 我還不是同你一樣的受苦嗎？你看高力士，他是怎樣前後不離的隨着聖駕，也沒有現露一點勞頓的顏色，只有你...

第一侍者

呸！高力士！...你還在說他呢！這一次我們由那繁華的長安奔了出來，受着從來沒有受的災難，都還不是他造成的！...高力士！國家底罪人！...

第二侍者

你眞瘋了，我說你眞瘋了。就是你挨了餓，也犯不着這樣任意駡人...我且問你，這次亂事是安祿山造反，還是高力士造反呢？

第一侍者

造反自然是安祿山，但高力士却應當負責任

的。他是聖上唯一信任的人，貴妃有時也不能不聽他底話，安祿山在宮中鬧的事，誰也覺得是不正當的了，難道他就看不出來嗎？若果他是一個眞正愛國的人，就應該留意安祿山底舉動，並且諫諍聖上，使安祿山不至養成那樣的勢力。但是他卻一意買貴妃底歡心，任安祿山和貴妃一天一天地親密起來。。。唉，你總該沒有忘記罷？（盧媼由殿前走出，到他底身後，但是他同他底同伴都沒有覺得）貴妃把安祿山底衣服給脫了，按在水裏親手給洗澡取樂，以後又用紅綾裹了，叫人抬着競跑，等到聖上看見了的時侯，卻說是在開洗兒會呢！聖上也眞是太不管事了，這樣的假話，聽了不但不疑心，反賞了許多金錢，說是添給的禮物。。。唉，眞是不幸！聖上好像是醉了一樣，由別人這樣欺騙！我早就料定有禍事發生的。。。

第二侍者

安祿山在宮中固然有些舉動很不正當，但我卻總不十分相信那樣的人會和貴妃有甚麽關係。就是你所說的那件事，也不能算是一個證據，那不過是一時的遊戲罷了。

第一侍者

遊戲?好,就算那是遊戲了。可是我還聽到一件事:不知道是甚麼時候,貴妃到華清宮養病,安祿山也去了,有一天貴妃出了浴,和安祿山一處玩耍,安祿山用木瓜擊傷了貴妃底乳頭,貴妃一點也不生氣,並且怕聖上看見,還特意作了付錦囊套在乳上掩護那傷處呢...。

第二侍者

這是誰告訴你的?

第一侍者

盧娘。

盧娘(突然出聲,使二侍者都吃一驚)

啊,你說甚麼?是我告訴你?那次談論這事,不是有許多人在一處嗎?怎麼單是我?

第二侍者

哦,盧娘,現在聖上和貴妃是在用餐麼?

盧娘(不答,仍向第一侍者)

你說,怎麼單是我?

第一侍者

你們女子眞是卑怯！自己做了事，說了話，以後又不敢承擔。我勸你們把這毛病改了罷！許多事都被你們這種不光明的，自私的行爲弄壞了；你們這種行爲不知道造了多少的罪惡。你，你不要怕，現在是出了宮了，這兒又沒有鸚鵡...

第二侍者

不要鬧了。盧娘，現在聖上和貴妃是在用餐麽？

盧娘

聖上，貴妃，二位夫人都在一處用餐。因爲食物太壞，貴妃一點也不能下咽，只把由長安帶出來的麥酒接連地痛飲...

（大風吹過）

第一侍者

好大的風！...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天氣，啊，太陽都變成白色了...

第二侍者

這風可眞有些奇怪，把砂土都揚在空中...這不是好兆頭！

第一侍者

並且，你們沒有覺得嗎？這風還像帶來了些血腥似的...

第一難民聲（在牆外）

噢噢！我們跌倒了！噢噢！我們跌倒了！

第二難民聲（在牆外）

可憐的我們底長安，我們莊嚴的長安，從此怕要成灰燼了！甚麼時候我們纔再能返去？甚麼時候我們纔再能見那偉大的城池，再能踏那神聖的道路？我們好像做夢似的把我們祖先底墳墓與神龕棄了！從此保不定我們要長久地流離，我們底脚要被荊棘刺破，而且血要永沒有乾的時候...

盧娘

叫他們不要做聲。

第一難民聲（在牆外）

噢噢！我們跌倒了！噢噢！我們跌倒了！

第二難民聲（在牆外）

你看，這天氣，不是在宣示着災禍底重大麼？這風把哭聲滿佈在我們底頭頂上，太陽也快要死了。這天氣是在告訴我們朝中有弄權的奸人，宮中有

誨淫的蕩婦...是的！我們國家全是被這般人摧殘了的！這般人搗毀了我們底長安，推倒了我們底神殿：這般人纔是我們眞正的仇敵，這般人要是不除掉，我們終久是不能安全的！

盧娘

叫他們不要做聲。他們說出的話是多麼可怕...

第一侍者

不然。這是人民底呼聲，我們是沒有權去禁止的。

第二侍者

老實說，這些隨聖駕出奔的人民確是太可憐了。他們都是在和平中生活慣了的，他們都是和平的國民，他們平時只耽醉在有光榮歷史的長安底健壯空氣裏，只聽得黃金時代底宴樂聲與詩人底頌歌...他們是從來一點也不曾養得有對付凶惡戰爭的能力的。如今突然的兵災降臨，對於他們是怎樣的不幸呀！我是看見了的，他們由長安出來的時候，多半都是被這個意外的禍事嚇昏了，只顧隨

聖駕出奔，連乾糧也忘記了携帶...

第一侍者

你還說乾糧呢！現在我底肚裏還是空的...他們底話說得不錯呀！害我們的確是那弄權的奸人，還有...

第二侍者

不要亂說了罷。其實只有安祿山可恨。

第一侍者

...哦！我想起來了。盧娘，又是你對我說的，一晚安祿山在花園中和貴妃抱着啼哭，被聖上遇見了，是不是？

盧娘

............

第二侍者

唉，是怎麼一回事？

第一侍者

盧娘，你說給他聽罷！...我敢斷定安祿山造反底主要原因全是在貴妃身上，我敢斷定這次亂事是安祿山爲愛情而起的爭奪。安祿山所用的名

義固然說是爲聲討貴妃底哥哥的，但據我看來，那不過是一種掩人耳目的手段罷了. . .

第二侍者

盧娘，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第一侍者

說罷，盧娘，你不要怕，我適纔說過了，現在是已經出了宮，這兒又沒有鸚鵡！

盧娘

那是在一個月亮很明的晚上，——哦，那一晚底月亮可眞可愛呢！那像水銀一樣的光輝在把所有殿頂上的銅瓦滿滿地浸洗着，一切白玉的杆欄也都像要溶化了似的. . .哦，宮中那種夜晚眞好！我是最愛在月下聽那由前殿傳出的歌聲和箜篌底音調的. . .哦，現在那種景象是再也不能尋得的了！. . .

第一侍者

你還是說人家問你的話罷。

盧娘

唉，可是呢. . .那是一個月亮很明的晚上，貴

妃和安祿山都是在沉香亭邊的。他們先是在看着月亮，後來說起月亮底忽圓忽缺正像人生底忽合忽離的話，貴妃便動了傷感。她對安祿山說道："我們怕終有一天要永遠地分別呢，我總常常預感到我們底結局很是不幸。"安祿山便跪了下去，用兩手捧起貴妃底裙角來親吻，並且說："我底皇后，我用我底全靈魂愛你，我用我身上所有的血液愛你，我為你，可以犧牲一切；只要你允許我，我可以立地去做那使我們得以自由的事；我可以使我們將來永遠地不離，永遠地在一處相守，只要你允許我。"後來他們便擁抱起來，啼哭起來了。那時適逢聖上在花萼樓和王子們會完了夜宴，到沉香亭來尋找貴妃。因為聖上沒有乘坐肩輿，只是和高力士踏着月光走了來的，所以他們都不曾覺得。其實呢，聖上也未必看見他們是在擁抱着的，不過他們因不曾提防聖上到來，卻都吃了一驚。安祿山立地告退，第二天便聽說出了長安，回河東去了．．．

第一侍者

從那時以後，安祿山再沒有進過宮罷？

盧娘

沒有，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

第一侍者(向第二侍者)

你聽見麼？安祿山和貴妃的事，甚麼人都看出來了，並且宮內宮外的謠言不知道有多少呢...現在你可相信了罷？唉，你想，我們國家是怎樣被貴妃誤了的呀！平日她底哥哥在朝中專政欺人，她底姊姊們在宮中縱慾作惡，如今又是因爲她，發生了這樣的大亂...

(風更激厲。牆缺處的大蓆被風吹開，牆外盡是難民)

衆難民(都爭着探頭到牆內)

給我們一點食物罷！給我們一點食物罷！

第二侍者(推第一侍者與盧娘)

聖上和貴妃大概已經用完了餐，我們快進去，不要再站在這兒了。

衆難民(都爭着探頭到牆內)

給我們一點食物罷！給我們一點食物罷！

# 第　二　場

佛殿之內部。

長方形的殿堂，很是深奧。殿堂底正中排列着兩行圓柱，接近頂部的柱頭部有許多神廟的輪線的雕飾。這兩行圓柱一直排列到殿堂深處。殿堂深處有金色的大佛像一尊，佛像底兩旁掛着黑色的厚呢的神幔。一切設置露出中古期的神祕與壯偉。

稀薄的光線由四圍紅門底窗格透進，全殿堂內充滿着陰暗。

在兩行的圓柱之間設二食案。正中的食案上是唐玄宗，楊貴妃；側旁的食案上是韓國夫人，虢國夫人。

高力士，盧娘，第一侍者，第二侍者環侍左右。

唐玄宗

太眞，你這樣用餐，如何要得？這食物固然是壞極了，但也總得勉強吃一點纔好。

楊貴妃

我不能，陛下。

唐玄宗

那麼，再飲些酒罷，我陪你，好不好？

楊貴妃

我已經飲够了，陛下。

唐玄宗

唉，太眞，你怎麼這樣憂鬱呢？是的，你很憂鬱。唉，可恨的是安祿山了！我用父親待兒子的情誼待他，他卻做出這忘恩負義的事來！太眞，你待他可不是也像母親待兒子一樣麼？是的，你確是像母親待兒子一樣的待他；但是他現在卻指明要聲討國忠，把你給他的好處就一概不管了！唉，這樣的人，怎麼從前我卻信任他呢！這都怪我...——哦，太眞，但是你爲甚麼憂鬱？你聽我說，這是不要緊的，我有郭子儀，李光弼，顏眞卿，張巡一般忠勇的將官，還愁

不能勦滅他麼? 我敢說他將來總要被我底將官們殺死,說不定他底屍身還要遭分裂的慘狀...

楊貴妃

啊!

唐玄宗

怎麼樣?是的,他一定是要這樣死的,或者還用不着我底將官們殺他,等到他完全失敗了的時候,他說不定自己就要去自盡...哦,不,或者他部下的人就要殺他。其實就不等到他完全失敗,他部下的人也會殺他的。這個你或者不明白,是不是?這是因為和他一同造反的人都是以勢利結合的,他們一定要互相嫉妬,爭奪...一定的!你看着罷,他決不得好死...——哦,(向高力士)高力士,你說,我底話不錯麼?

高力士

一點也不錯,陛下。我也想他底部下對他是不能有誠意的:他底結局一定失敗。

唐玄宗

是的,一定失敗,一定失敗...太眞,你放心,

我們一到了蜀地，就可以建起和在長安的一樣的宮殿，或者比長安的更要壯麗也未可知。我知道你是喜歡芍藥的，蜀地聽說芍藥最多，而且是白的，聽說白得像雪一樣。我們就去再建一座新的沉香亭罷，四圍全種起那白的芍藥來，我想你站在亭上，一定更要好看呢．．．哦，你是在想華清宮麼？我知道你是喜歡溫泉的。哦，這個，這個聽說蜀地也有．．．總之只要我們一到蜀地，甚麼都容易辦到，甚麼都容易辦到．．．唉，太眞，你聽見我底話沒有？你底臉色怎麼是這樣的蒼白呢？你大概是病了？不然就是路上過於辛苦了，是不是？——唉，總之，安祿山眞可恨！我知道你也一定恨他的。但是，我已經對你說過了，這種人是决不得好死．．．

楊貴妃

陛下！．．．

唐玄宗

甚麼？．．．你說甚麼？我看你眞是病了。是的，你底精神很不好呢。你休息一下，怎麼樣？．．．（向二位夫人）還是讓她休息一下的好，你們看她底臉色，

還不像病了的樣子嗎？

韓國夫人　虢國夫人

眞是呢，陛下。

（喧鬧之聲突起，各人都吃一大驚）

唐玄宗

唉唉，這是甚麼？這是甚麼？

（陳玄禮匆忙登場）

陳玄禮

陛下，外面隨駕的難民和侍衛軍都變了。他們吵鬧得很是厲害，要陛下趕快誅在陛下左右的奸黨。

唐玄宗

啊，有這等事？這簡直也是反了！

陳玄禮

現在情勢很是緊迫，國家底前途全在這時候來決定，還請陛下除去私情，尊重民衆底意思。

唐玄宗

好，尊重！但是試問在我左右的奸黨是誰？誰纔算是在我左右的奸黨？

陳玄禮(微顧楊貴妃及二位夫人)

...還是請陛下親身到外面去鎮壓，看看他們底情勢。

唐玄宗

國忠呢?

陳玄禮

就是因爲國忠私自和吐蕃使者談話，被許多人看見了，纔起了譁變。吐蕃使者確是來找國忠的，他同國忠談話甚久，至於談的甚麽，沒有人能够知道，現在兵士們正圍着國忠質問呢。

(楊貴妃及二位夫人聽陳所說，都很吃驚)

唐玄宗

啊，有這等事?啊，有這等事?——高力士，來和我一同到外面看去。...啊，啊，竟然有這等事?竟然有這等事?(同高力士陳玄禮下)

楊貴妃(仰頭帶着思索的神情，自言自語地慢慢地起立)

唉，吐蕃使者...是甚麽事呢?唉，是甚麽事呢?莫非是他，...他派人來傳遞甚麽消息?哦，一

定是的，一定是的！我是相信，十分相信，他這次起兵完全是爲我。我知道他是在愛我的。我知道他愛我的心非常堅固，我知道他可以爲我犧牲。。。

第二侍者（向虛媛）

貴妃確是病了，她底精神像是很錯亂呢。

第一侍者

你聽，她講的甚麼話？

楊貴妃

哦，一定是的，一定是的！是他派來的。是他派來的。。。但是他派人來作甚麼呢？作甚麼呢？。。。——唉，或者是我想錯了罷？我想錯了。。。是的，我是錯了呢。他若是愛我，他若是爲了我纔起兵舉事，他怎麼又說是聲討我底哥哥呢？他若是爲我，他若是眞愛我，他怎麼能用這種名義？。。。哦，他不愛我，他從前對我說的話都是假的。。。哦，他這種人！他是騙去了我底愛情！他使我白受了很大的痛苦！哦，我是錯了，我是錯了！。。。

韓國夫人

四妹，你怎麼樣了？你鎭靜一下罷。

虢國夫人

我們陪你到退間室內休息去，我看你底精神已經起了變化,你實在是病了。

韓國夫人

我們陪你休息去罷。

楊貴妃(不願)

我是錯了...——不過,不過,他那樣誠實的人,總該不會忘記了我?或者他不誠實,但是他對於我,確是誠實的。..哦,不會,不會!總該不會!他曾對我說的甚麽?他曾對我說的甚麽,我還記得那一晚,他對着月亮給我發誓,他跪下去用口親我裙上的帶子...哦,我要相信他纔好!他一定是能爲我犧牲的!...

(高力士上)

高力士(形狀非常祕密)

貴妃,貴妃,這是丞相交給我的,(從衣袖中出信一封)是吐蕃使者帶來的秘信,要貴妃親自啓封。

楊貴妃(驚喜)

甚麽?吐蕃使者帶來的信?(受信)

（外面喧鬧又起。接着便聽到羣衆一致的呼聲）

羣衆呼聲

快砍死這個賣國的奸人！ 快砍死這個平日一意弄權，殺害民衆的民賊！

楊貴妃

你們聽！你們聽！

羣衆呼聲

快砍死這個平日一意弄權，殺害民衆的民賊！快砍死這個賣國的奸人！

高力士

不好，不好，怕有重大的事件要發生了…（奔下）

第二侍者（牽第一侍者）

去看是甚麽事，去看是甚麽事。（牽第一侍者下）

楊貴妃（拆信）

哦，果然，果然！ 果然是他派人來給我送信的。哦，果然！．．．他底筆跡！．．．他親手寫的信！——（讀信） 安祿山謹致書於太眞皇后：此次起兵舉事，純爲踐別時月下之誓言，此生無其他願望，只以此身獻於皇后，卽陷失敗，亦所甘心。特露檄假稱聲

討賢兄國忠，蓋欲使楊氏全族免除嫌疑，更可使現朝庭信任楊氏，以爲與叛軍不兩立，遂聽從一切奏議，得自由行事。此生無其他願望，只以此身獻於皇后，伏乞鑒諒寸心，相待勿忘。——(興奮) 哦，哦，是這樣，是這樣！果然！果然他在眞心愛我呢！...——啊，(再看信) 此生無其他願望，只以此身獻於皇后...只以此身獻於皇后...(愈見興奮) 啊，這樣重複的話！他和我相別的那一晚，對着月亮說的也差不多是同樣的一句！這樣表示他熱愛的話！他確是在爲我犧牲，爲我犧牲，並且...(再看信) 特露檄假稱聲討賢兄國忠，蓋欲使，欲使...(聲顫不能卒讀)——哦，哦，安祿山，我唯一的愛人！我眞對不起你！適纔我還在懷疑你，那知道你纔費了這樣的苦心！這都是爲我，這都是爲我...哦，哦，安祿山，你是我唯一的愛人！只有你！只有你！你能這樣爲我去堅忍地戰爭，你能這樣爲我去把生命置之度外，我知道你心中除了我以外，甚麼都沒有，要是有，就是由我而生出的勇敢和希望；我知道世界上沒有甚麼能像你靈魂那樣眞實，世界上再沒有別種東西能

比得上你心胸底堅定...哦,哦,安祿山,若果這世界上有這種眞理,暴力可以破壞人類底束縛,鬥爭可以實現人類底自由,若果世界上有這種眞理,那麽,我祝福你底勇力更見強大,我祝福你反抗更見徹底,那麽,我等着,我等着,我等着你殉難的忍受痛苦的手來抱我,我等着這一天,我等着這一天!(不自覺地全身震顫,用兩手把安祿山底信緊按在前胸,仰頭微笑)唉,我眞快樂!我從來沒有覺得像這樣好過的,我忘了一切了!...(不自持地幾乎向後倒下)

盧娘(用手扶住楊貴妃)

貴妃!貴妃!

虢國夫人

你實在是病了。

韓國夫人

四妹,你鎭靜一下罷,鎭靜一下罷。

楊貴妃(昏暈似的)

我從來沒有像這樣好過的...快樂塞住了我底胸膛了...這是你,安祿山,你用快樂悶倒了我,...我現在雖然受着這樣大的驚恐和勞苦,但是,

算甚麽呢?這些驚恐和勞苦,在你給我的希望面前,算甚麽呢?我所受的驚恐都是甜蜜的,我所受的勞苦也都是甜蜜的...並且,我只有感覺到我所受的驚恐,所受的勞苦,不能和你所受的一樣,我只有慚愧,我只有抱歉...但是,我確是幸福,就是這樣,我已經是最幸福的了...

虢國夫人(向韓國夫人)

她簡直是瘋了,她把她心中的一切話都講出來了。她是自從聽到了安祿山起兵的消息,精神便像受了意外的刺激,沒有一時的安定,現在卻簡直是瘋了。(向盧媪)快扶她到退間室內休息去。

(第二侍者奔上)

第二侍者

啊,貴妃!啊,三位夫人!丞相,丞相,——丞相被侍衞軍殺死了!

韓國夫人　虢國夫人

甚麽?甚麽?

第二侍者

丞相被軍人們亂刀砍死了。

韓國夫人　虢國夫人

噯呀，哥哥！哥哥！（都痛哭）

韓國夫人（哭訴地）

這怎麼辦呢？這樣的大禍，怎麼辦呢？

虢國夫人（稍一停頓）

我們出去看去。

第二侍者

外面情形異常緊張，夫人們還是不要出去的好。

虢國夫人（堅決地）

我們一定得去。我們去看哥哥底屍首，同時或者還可以鎮靜一時的亂事。。。（向韓國夫人）我們去，我們去。

（韓國夫人無主張地隨着虢國夫人隱下）

楊貴妃（仍被盧媼扶着，在昏暈中慢慢地睜大着兩眼帶着半醒的聲音）

。。。哦，怎樣了？哦，三姊，你在說甚麼？。。。哦，三姊呢？。。。大姊呢？三姊呢？怎麼樣了？怎麼樣了？

第二侍者

二位夫人都到外面收撫丞相底遺骸去了。

楊貴妃（急行至第二侍者身旁，用兩手猛按住他底兩肩）

你說！

第二侍者（鞠躬地）

因爲丞相與吐蕃使者密談，被隨駕的難民和侍衛軍圍着質問了很久，終於殉了難了。

楊貴妃（放手又欲倒下，虛娘急忙扶住）

啊啊，哥哥！（哭罷）你，你．．．啊啊，哥哥，你是爲我死了！．．．這纔是我奮鬥底開始，怎麼便使你作了我底犧牲呢！．．．你，你竟這樣爲我死了！．．．我很年青的時候，便受盡了別個底擺佈，不曾享受過一次眞正的人的生活，現在，現在我纔嘗到了眞正愛情底滋味，纔有了自動的機會，纔有了作人的生路，纔，纔預備爲我底人格，爲我底希望，爲我底前途，爲我眞正的愛情，去，去奮鬥，去努力，但是，但是，怎麼卻使你先作了我底犧牲，作了我底犧牲呢！．．．啊啊，哥哥，哥哥，你竟這樣爲我死了！爲我死

了嗎！我過去很長的生命，都是在作別個底犧牲，作別個無聊的犧牲，現在，現在正當我這種生命快要終止的時候，卻累你作了我底犧牲了！啊啊，哥哥，我累了你，我累你遭了慘死，遭了意外的慘死，我怎麼纔這樣累了你呢！……——哦，（要擺脫盧娘）放開我！我也要到外面去，讓我到外面去！

第二侍者

請貴妃千萬不要輕動，外面底情勢很壞，貴妃出去，一定有危險發生。

（突然又是一陣劇烈的喧鬧聲。第一侍者上）

第一侍者（向第二侍者）

你還在這里，外面又殺了人了。

第二侍者

又殺了誰？

第一侍者

今天眞是從來沒有的日子，我從來沒有見過羣衆像這樣的憤怒，已經殺了一個男的，現在又殺了兩個女的。

第二侍者

你在說甚麼?二位夫人也被殺了嗎?

第一侍者

不是她們再有誰呢?

(楊貴妃先靠着虛娘靜聽兩個侍者談話,至此乃猛然奔到兩個侍者中間)

楊貴妃

怎麼?怎麼?我二位姊姊也都被兵士殺害了嗎?

第二侍者(恐惶地)

他(指第一侍者)說二位夫人也遇害了。

楊貴妃(一種強烈的悲痛走進了她底心內,她底面上立地起了異常的變化,眼淚由她底眼眶中湧出。她像要悲號,卻又被哽咽塞住了。最後始斷續地狂亂地喊出)

唵,唵,都死了...都死了...哥哥!三姊!大姊!三姊!你們,你們!...唵,唵,都爲我...爲我...我不能忍耐了!我要出去看去!我要出去看去!(盲目地要向外奔去,卻被虛娘緊緊地抱住,第二侍者也攔住了她底去路)大姊!三姊!你們!你們!...我熱!我熱!我不能忍耐了!把我這衣服脫了,脫了!...拿喪服來!

拿喪服來！（盲目地要想退除她底外衣） 你們！你們！我要去！我要去！（她底狂亂到了最高度，最後一聲喊了出來，便已不能支持，她底身子隨着她底聲音倒了下來，便全身塌在盧娘底身上了）

盧娘

貴妃！貴妃！

第二侍者

貴妃！貴妃！

# 第 三 場

佛殿之前方。

現在可以看出這座佛殿底全形。又高又寬的殿門底四周雕着種種神異的綵飾。門左右有可以兩人合抱的大柱與粗大的石獅。青石欄杆迴繞着的殿堦異常寬闊，堦底正中有坡形的白色的玉墀,兩旁有昇降的台段。

此時在場上的殿門雖然閉着，但卻垂着重厚的寺宇的簾幕。

唐玄宗,高力士,陳玄禮,韋諤及其他隨從皆立堦上。堦下站滿了兵士。一個長竿由兵士的羣集中伸出,上面掛着楊國忠和韓國夫人虢國夫人底人頭。

天氣依然慘澹，時時有風吹過。殿簷前古舊的銅鈴常發出一種不寧的音響。牆外難民痛苦的呼聲也頻頻地傳來。

唐玄宗(懼怯而不自由地)

現在你們還要怎麽樣？你們擅自把丞相殺了，又把韓國虢國二位夫人都殺了，你們還不散麽？

衆兵士(都舉起手亂搖)

不够！不够！

唐玄宗

你們還要怎麽樣？你們想，從來可曾有過這樣的事麽？丞相被兵士殺了，國戚貴人也被兵士殺了。從來有過這樣的事麽？但是，我不加罪你們，只要你們從此再不犯法，只要你們繼續爲國出力。我不是說過了嗎？我是不加罪你們的。你們要明白我底意思。好了！．．．唉，怎麽？你們還不散？還不散？你們爲甚麽還不散呢？

衆兵士(都舉起手亂搖)

不够！不够！

唐玄宗

不够?這種回答是甚麼意思?你們還要怎麼樣?唉,還要怎麼樣?我已經對你們說了許多的話了。你們要知道你們所作的事! 但是我不是說過不加罪你們的嗎?這還不够?你們不散還等甚麼?你們要知道你們是殺了一個丞相和兩位貴人! 你們要知道...

衆兵士(都舉起手亂搖)

不够!不够!

唐玄宗(憤怒)

唉,不够!總是不够!你們這種蠢笨而不通的回答!這種毫無意義的回答!你們底眼中簡直是沒有我了,你們大概忘記了現在是和我對話的罷,唉,(向陳玄禮) 你底這些兵士到底還要怎麼樣?你看他們可不是也完全的反了嗎?

陳玄禮(向衆兵士)

你們還有甚麼要求,就不妨明說...現在正是國體動搖的時候,聖上必肯顧全大局,聽從衆意的。你們還有甚麼要求呢?

衆兵士

我們要求貴妃也得要同她底哥哥一樣，同她底兩個姊姊一樣！

陳玄禮（向唐玄宗）

他們已經說明了他們底要求了。

唐玄宗（驚疑地）

他們說的是甚麼意思？到底是甚麼意思？

陳玄禮

他們底意思是請陛下割愛，把貴妃棄了呢。

唐玄宗

甚麼？把貴妃棄了？

陳玄禮

是的，最好請陛下賜貴妃自決，免得又要起意外的暴動。

唐玄宗

啊啊，這還了得！這還了得！這樣的話虧你說得出口！你們簡直有意和我爲難，有意和我爲難...你們簡直把我當作了一個小孩子...啊啊，這還了得！這還了得！...

陳玄禮

請陛下不要性急。這並不是我們一部分底私意，實在是民衆底要求。陛下，你知道外面難民底情形麽？他們隨着聖駕從長安出來，多半都不曾帶得乾糧，他們眼看都要餓死了...陛下，你請聽！請聽這牆外都是些甚麽聲音！（用手環指牆外，唐玄宗等立地被一種偉大的嚴肅所攝服，都悚然向牆外靜聽，場上稍一靜默，牆外難民底呼號呻吟聲更非常明顯地雜亂地傳來）這不是我們國家破碎了的聲音，我們長安傾覆了的聲音麽？…其實就是這些兵士，就是陛下底親隨，又那一個不是在忍受着飢餓，忍受着疲勞！又那一個不是想用自己底生命去替換國家底命運？...陛下，請你還是聽從衆意，不要再惹起激變，惹起難以收拾的激變。

唐玄宗

但是，但是，這些與貴妃有甚麽關係呢？

陳玄禮

這次禍事就是由貴妃而起的。假使往日貴妃不那樣寵幸安祿山，假使安祿山不借貴妃底勢力奪得許多政權，何至能有今日？何至使我們底都城

快要成了廢墟，我們底人民遭着這樣的離散？．．．雖然安祿山起兵的名義是聲討楊國忠，但是這不過只是一個名義，只是一個騙人的名義，適纔吐蕃使者來會國忠，請想這是甚麽事？安祿山這次造反，誰都知道勾結得有吐蕃的，吐蕃使者偏在這時候來會國忠，請想這到底是甚麽事，甚麽事呢？．．．唉，陛下，陛下！現在國忠是受了民衆最後的審判了，他底兩個擾亂國事的妹妹也得了她們最後應該得的結局，不過這兒還有一個人，是一切禍亂的根本，是已死者犯罪的由來，並且，可以這樣說：這個人是禍首，是罪魁！並且，一點也沒有錯誤，要是禍首不除，罪魁不除，國體終是不能安定，那今日民衆底努力全是空的，只是等於甚麽事也沒有作…陛下，陛下！請你了解這個要求並不過分，並不是一部分底私意！請你爲國家前途，爲民衆全體，爲那牆外無數的快要餓死的男女，爲那被我們拋棄在身後的長安，被塵霧迷罩了的長安．．．

唐玄宗

．．．不行，不行，你們總是在和我爲難，和我爲

難...國忠被殺了,韓國虢國被殺了,我都不事追究,這還不够!還不够!...竟然要求到,要求到...——哦,還說不過分!怎樣纔是過分呢?...不行!不行!...

陳玄禮

陛下,你還是答應的好。

唐玄宗

啊,答應的好?啊,答應的好?虧你能……(突然看出陳玄禮底態度非常可怕)唉,玄禮,你也要替我設想,你總不應該來逼我。除了這個要求甚麼都可以,甚麼都可以,你說,你說...——哦,你不答我,玄禮,你爲甚麼不答我呢?...唉,唉,不答我!——不答我!...(顧左右)但是,——你們,你們以爲怎樣呢?你們想這事怎麼辦得到?怎麼辦得到?你們看這事怎樣處置纔好呢?我說除了這件事,我甚麼都可以答應的...唉,唉,你們都啞了嗎?...高力士,你說,應該怎樣處置?應該怎樣處置?

高力士

陛下...

唐玄宗

怎樣處置?你沒有主意嗎?你這不中用的蠢才!...(向衆兵士)——哦,兵士們,兵士們!你們再聽我說!你們要知道是我來對你們說話,是我,大唐底皇帝。聽我說,除了這個要求以外,甚麼都可以的。你們另外換一個要求罷...只要除開這件事,你們要甚麼,我都可以答應。現在若果做不到,那麼我和你們預約,一到了蜀地,我卽刻實行...

衆兵士

我們要求貴妃同她底哥哥一樣,同她底兩個姊姊一樣!

韋諤

陛下,這已經是不能挽回的了,再講只是空費時間。

唐玄宗

唉,甚麼叫空費時間? 你不要管,你不要管罷。——兵士們,你們底意思,我是很了解的。但是我說的不是這個,我說的是除了這個以外...眞的,到了蜀地,我一定給你們最大的賞賜,只要你們取消

你們現在的這個要求。我給你們每一個人一萬金錢，每一個人一百疋宮錦，我一定這樣做，决不忘記的。並且我可以命人在金庫中拿出最上等的金子去鑄那些金錢，有一種金子顏色非常明淨，明淨得同曙光一樣，我就用那種金子給你們鑄金錢罷。我可以命鑄錢的工人在每個金錢上鑄出我們由長安出奔的圖形，作這次的紀念，作國家奬勵你們功績的紀念。並且，那宮錦，也可以由我命人去尋名手織工，總要特製出一種上品。我要他們把那宮錦織得比平日宮中用的還要精緻，還要美麗，但是我自己不用，專為賞給你們的．．．甚麼我都做得到，只除了你們現在所要求的以外．．．

衆兵士

我們只要求貴妃同她底哥哥姊姊們一樣！

唐玄宗

不是，不是。你們不要要求這個，這樣與你們有甚麼好處呢？你們一點也得不到甚麼，反要落下犯法的惡名．．．你們聽我說，我是决不欺你們的。只要一到了蜀地，我立地給你們慰勞。我還可以賜你

們每人一幅戰甲,一幅最好的戰甲,這個我很懂,我親自監督工人,要他們照我底方法去製造。我有方法可以使那戰甲的顏色非常鮮明,燦爛得像燃燒的火光一樣,披到身上,有說不出的威武,有說不出的英勇。並且,我有方法可以使那戰甲披到身上很是輕鬆,但卻異常堅固,怎樣利的刀劍也刺不透的。並且,我還有方法可以使那戰甲不沾一點血跡,血一到了那上面,就像雪到了火炭上一樣,立地便無形地消滅。像這樣的戰甲,只有我有一幅,一到了蜀地,我便照樣給你們製造,我也知道製造許多幅這樣的戰甲,費的錢一定很多,但是,那是不要緊的,只要你們能不要求我所辦不到的事...

衆兵士

我們要求的只是叫貴妃同她底哥哥姊姊們一樣!

韋諤

陛下,請不要空費時間了罷。他們底意思已經是這樣的決定,一切解說都是無益的了。

唐玄宗

你再不要打岔。我知道你也是在幫他們的…
——哦，兵士們，你們再不要故意和我爲難了。我總是這樣平心靜氣地和你們說話，你們看我不是在平心靜氣地說話嗎？你們也得要平心靜氣地想一想，我對你們是怎樣的寬大，我是怎樣的體諒你們，...只要你們取消你們現在的這個無理的要求，甚麼我都情愿。我已經允許了你們那些賞物了。我底話，你們總該相信的。是的，你們總該相信。難道一個皇帝底話還不能使人相信麼？...只要你們取消現在的這個要求，甚麼我都可以給你們的。只除過這一件，隨你們要甚麼都辦得到...你們要想每個人得高爵，得厚祿，都可以的，你們這兒不是只有五營的人數嗎？這有甚麼要緊！就是十營也沒有甚麼！我封你們每人一個國公，好不好？唉，好不好？你們該可以聽從我了？...怎麼樣？總之只要你們再不要求你們現在所要求的事，我都可以隨你們底意思。只除過這一件，你們要甚麼，就儘管說罷...給你們房屋好麼？給你們土地好麼？給你們宮中的銀庫，金庫以及其他寶庫好麼？你們要我底宮

廷也好，你們要我底玉璽也好，你們要我底王冠也好．．．

衆兵士

我們只要求貴妃同她底哥哥姊姊們一樣，只要求貴妃同她底哥哥姊姊們一樣！

唐玄宗

嗡，嗡，嗡，．．．（無計可施地向後倒退，幾乎站立不穩）

陳玄禮

陛下，你還是快答應了罷。

韋諤

哦，陛下！現在一切都不能再更動了。羣衆底憤怒是最難侵犯的，再不給他們一個誠意的允許，怕就要激起劇變。他們已經殺了貴妃底一個哥哥，兩個姊姊，要是貴妃還在陛下左右，他們將來一定不能安全．．．哦，陛下！貴妃底命運已經是定了，定了！再用不着猶豫！再用不着和他們周旋！我們最大的希望是再去見我們偉大的長安，再去恢復長安底城池與道路。我們仰仗的是羣衆，我們依賴的是羣衆。哦，陛下！我請求你，我請求你！請求你痛快地

給一個允許，給一個允許！哦，陛下！我們底長安還在等着我們，還在等着我們！...(伏地頓首)

(忽然殿門重厚的簾幕揭開了。楊貴妃由內邊一個人走了出來。她已脫去了外衣，全身是淨白的縞素，一件軟薄的長服，後幅拖在地上，行步也非常遲緩；頭上的髮髻已經散開，分垂過兩肩，一直到了前腰；臉上露着很可怕的蒼白，猶如大病過後一樣。她一走了出來，全場立地靜默，都很驚訝地看她。高力士等隨從很恭敬地鞠躬，衆兵士都不出聲音，異常肅靜，陳玄禮失了他傲慢的神色，唐玄宗不知所措地向後退卻，韋諤一面抬頭看她，一面由地上慢慢地起立)

楊貴妃(一種失了嗓音並且遲桀的音調)

我都聽見了，我都聽見了...你們底爭執，你們底喧鬧，都是爲我，爲我一個人，爲我一個人...哦，是不是？...(她等人回答，但是衆人被她高貴而堅決的態度所屈服，像不敢做聲)哦，是的！我知道是的！...我竟想不到我變成了這樣的一個罪人，這樣大的禍事全是由我而起，全是由我而起...哦，我！...我本來是應該受罰的，應該受罰的。

衆兵士

賢明的貴妃！賢明的貴妃！

楊貴妃

啊！．．．好罷，好罷，我可以尊重你們底意思，可以尊重你們底意思，只要你們眞正是爲的中國，眞正是爲的長安．．．

衆兵士

賢明的貴妃！賢明的貴妃！

唐玄宗

唉唉，太眞，太眞！你怎麼樣了？你在說的甚麼？說的甚麼？．．．我決計拋棄這無聊的王位，同你到沒有人過問的地方去．．．（進前用手撫着楊貴妃底肩背）你不要怕，你不要怕．．．

楊貴妃（閉目搖頭）

我並沒有怕。

唐玄宗

那麼，好，我們不要理他們了。我們去，我們去…

楊貴妃（不改她底態度）

我是不去的。

唐玄宗

不去？．．．我可以陪你到無論甚麼地方，我底一切都是爲你而存在的，我只要有你，只要有你…我馬上摔碎這頂王冠，這頂王冠！

楊貴妃（不改她的態度）

你要是爲向民衆道歉，拋棄了王位，也正是一種難得的行爲；要是爲我，那便是無益的舉動。

唐玄宗

甚麼？無益的舉動？

楊貴妃

是的。我是已經決定服從民衆底意思了。

唐玄宗

啊啊，啊啊，太眞，太眞．．．（向後倒退）

陳玄禮

貴妃！我們眞不曾想到你有這樣的決斷！我們望你還是趕快履行你底意志，因爲牆外無數的難民都在等候着你最後偉大的時間。

楊貴妃

難民？

陳玄禮

是的，難民！是的，難民！就是那些——你聽見了沒有？——就是那些現在還在牆外呼喊着的難民！

楊貴妃（靜聽了片刻）

哦，這樣呼喊的聲音，這樣呼喊的聲音，可是我聽不清他們在叫的甚麼，他們像是在叫我，像是在哭着叫我。。。哦，我要出去看他們去！我看他們到底是怎樣的情形，怎樣的情形。。。要是他們眞在叫我，要是他們眞在等候着我底最後的時間，那我一定不遲延，不遲延的。。。——哦，（向高力士）高力士，你把白綾快預備好罷！把白綾快預備好罷！把白綾拿到佛殿內邊去等我，拿到佛殿內邊去等我…（她纔要走下石堦，猛然抬頭看見了高竿上的三個人頭）唵，唵，哥哥！大姊！三姊！你們，你們。。。（她底身上立地起了痙攣，聲音也梗塞了。但是她底意志使她掙扎出一種清醒的，強抑悲痛的神色，她勉強改變了她底語氣）——你們，就這樣結局，也好，也好。。。——哦，我去看外面在叫着我的那些難民去，我去，我去！。。。（她大方而高貴地走上了石堦，堦下的兵士都肅靜地給她分開了一條道路）

唐玄宗

太眞！太眞！你怎麼樣了？．．．啊啊，太眞，太眞．．．（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她拖着淨白的長服底曳尾，背面向着他，在兩旁分列着兵士的，一條很直的夾道中一步一步地向外走去）

# 第 四 場

佛寺之門外。

高大的寺門，形式很是單純，但卻特別的堅固。兩扇又厚又大的門扉已經在向內開着。這門底位置居在高處，門前底堦段約有十數層，由堦上看堦下時，如同看低坑一樣。

寺門底兩旁都是高牆，但是都老舊而斑剝了。

此地底風更是急緊，風嘯不時地吹過。

堦下全是難民。他們有的橫臥，有的蜷坐，老少男女壓擠在地上。

一片難民底呼聲在場上突起。

衆難民

噢噢！楊家底全族！楊家底全族！噢噢！楊貴妃！楊貴妃！...噢噢！——一天一夜沒有喫飯了！一天一夜沒有喫飯了！噢噢！害我們的人快死！害我們的人快死！...

（楊貴妃出現在門口。她孤獨地悲苦地垂着眼看下面的難民）

衆難民

那不是她？那不是她？（一羣瘋人似的擁到很高的石階旁，一齊向上舉起雙手來像是要抓拿的樣子）喂，楊貴妃！喂，楊貴妃！（楊貴妃還是依舊的沈默，一種不動聲色的莊重和深思的姿態攝服了衆難民底暴動，他們都把手慢慢地放下，揚起頭驚異地看她。她卻帶着貴婦人應有的那種傲慢的遲緩移動了她底脚步，踏着一層一層的堦段走了下來。衆難民都不自覺地低頭跪下。她走到了堦段最下的一層，憂鬱地站定，用兩手遍撫着她近旁的衆難民底頭額，她仰面向着天空搖頭流淚。此時一切都靜默了，她立在無數跪在她脚下的難民中間，像是一個莊嚴的雕像一樣）

# 第 五 場

佛殿之後方。

場上有窗格的紅門依然緊閉。

石塔對面牆缺處底大蓆依然時時被風吹動。

天氣漸入了昏暗。

第一侍者與第二侍者同立塔上。

第一侍者

風還是這樣的大，並且簡直變成狂吼的了…我眞不曾見過這樣大的風...你看，你看，滿天都是黃沙，都是黃沙...

第二侍者

其實天上還有太陽，不過顏色太暗澹了...那好像是一個土色的盤子，一點光彩沒有的懸在天上，眞奇怪!牠怕要墜落下來呢...

第一侍者

那是太陽底影子...可是這樣的天氣眞是可怕! 我想除了共工和顓頊大戰的時候，怕也再難見這樣的天氣罷...

第二侍者

可惜詩人李白不在這兒，他若在這兒，遇着這樣的天氣，必定可以做成一首悲壯奇特的長詩。

第一侍者

算了!你還講甚麼詩人?詩人都是些無用的廢物!我們長安底詩人不知道有多少，但是，現在呢?現在呢?...他們只是當着國家無事的時候，唱一唱他們作夢的歌曲，可是一到了時代轉變的重要期間，便只去求個人底平安，民衆和他們好像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你說，就是曾被一時稱誦的甚麼'淸平調'，到底有甚麼用處?到底對於民族，對於

國家,有甚麽用處呢?...

第二侍者

...你說到這層，我倒想起宮中的那般梨園子弟,不知道現在都是怎麽樣了?...

第一侍者

哦,梨園子弟!那般專門向權貴賣笑的人,還不是同時下的詩人一樣!

第二侍者

你怎麽只是在信口罵人?你底性情眞壞,眞壞...

(盧娘上)

盧娘

你們倒很安閑,還在這兒發些無聊的議論。你們可知道現在貴妃底情狀嗎?

第二侍者

哦,貴妃怎麽樣?

盧娘

貴妃已親自向兵士宣言，說她願意尊重羣衆底意思,爲國犧牲。高力士已拿了一條很長的白綾,

還帶了兩個執刑的人正在佛殿內邊等她呢...

第一侍者

啊,她竟然有這樣的勇氣!

盧娘

並且她到外面看那些難民去了。她要在她生命告終以前,和民衆作一次誠懇的接近...

第一侍者

啊,這眞難得!這眞是我所料想不到的!

第二侍者

...聽,誰來了?

盧娘

哦,是她底脚步...

(楊貴妃由殿前緩步走來。她底眼光一直向前,揚着頭像是向空中尋看甚麼似的。一種異樣的病態的沈靜與決絕表現在她底被淚洗得完全沒有了血色的臉上。第一侍者,第二侍者及盧娘都屏氣致敬)

楊貴妃(好像很久沒有說過話一樣,聲音枯塞得快要牛啞了。帶着一種神經的劇變,她勉強地斷續地向着前面的天空訴說着)

這兒總可以看見，總可以看見...那遠處，那遠處...是這個方向了！那遠處霧濛濛的一片，是的，是的！——唵，長安呀！長安呀！我們要永別了！你底繁華，你底偉大，我至死追念着，至死傾慕着。我知道我底罪過，我知道我現在是應該這樣死的，但是，長安呀！我始終愛你，我始終愛我們中華民族，我是只要你健在，只要我們中華民族健在，我個人底一切是儘可以取消，儘可以滅亡的...唵，長安呀！長安呀！我們要永別了！你是我們中華民族產育文化的都城，你是我享受人生苦樂的地方，我因你成就了我過去種種的生活和最後的人格，你也因我增添了繁華，富麗，又陷入了荒廢，敗傾…——唉，我也不知道我怎樣成了這樣一個與民族有關係的人！...但是，長安呀！在你那里我驕傲過，嫉妬過，在你那里我受人尊敬過，也受人指謫過，並且在你那里我歌過我不願意歌的歌，舞過我不願意舞的舞，我做了許多忍辱的事，許多強自為歡的事，不過，在你那里我卻受過眞正愛情的陶醉，眞正愛情的甜蜜，眞正愛情的熱烈和眞正愛情的痛苦...

（她突然止住了她底說話，她底眼光改變了注視的方向，向遠處尋看了一刻，最後乃認準了一個方向，很興奮地叫出）——哦，哦，那兒是河東！哦哦，那兒是河東！...安祿山，安祿山，安祿山...唉，別了，別了，永遠地別了！現在你那裏知道我是這種情形！你那裏知道我底哥哥，我底大姊，我底三姊都慘死了呢！並且你那裏知道我馬上就要絕命，就要和人世底一切告辭！但是這不是你底過失，我知道你是愛我的，你是千眞萬眞的愛我的...（昏迷的狀態）哦哦，安祿山，我看見你了！我看見你了！我看見你正是全身的武裝，騎在馬上正指揮着你周圍成千成萬的戰士…哦哦，你眞英武！你眞英武！我知道你那狂熱的血液中正流着愛情的溫柔生命...哦哦，我愛你，愛你！你那雄偉的身裁，你那強健有力的氣魄，使人一見就感着愉快與渴慕...我也知道你不是我同種的人，但是，但是，我總覺得全中國底人都沒有你那樣能使我感着愉快，感着渴慕的！我總覺得惟其你不是同種的人，纔更覺得可愛！...——唉，愛情！唉，祖國！我被你們兩個苦悶到不能解決了！你們兩個在

世界上就是這樣的衝突！難道你們就永遠不能調和，永遠要犧牲着無數的人類？．．．——唉，總之，別了，別了！．．．安祿山，安祿山，你現在雖然還是那樣的英勇，那樣的奮鬥，只怕一得到我死的消息，也不能再生活下去了！．．．

（高力士上）

高力士（悲苦地）

貴妃，甚麼都預備好了．．．前面底兵士催得很緊急呢．．．

楊貴妃（梗塞而昏亂的腔調）

唉，時候到了！我知道時候到了！．．．長安．．．河東．．．中國，哦哦，安祿山，安祿山，我底力，我底光明，我底生命底生命．．．我，爲祖國死，爲愛情死．．．死，死．．．

（突然一陣大風，吹起很厚的砂土，迷罩了場上人底面影）

# 第六場

佛殿之前方。

殿門上依然垂着重厚的簾幕。

堦前仍站滿着兵士。

唐玄宗，陳玄禮，韋諤，以及其他隨從仍在堦上。唐玄宗往來地蹀走，忽舉起拳來捶着自己底前胸，忽又像要喊叫，但卻又忍了下去，悲苦與煩亂擾困着他。

場上空氣異常緊張，人衆都露着一種急燥而不安的期待的神色。

天色已經近晚了。

執刑的人底口號聲(在簾幕內)

一絞!——二絞!——三絞!

(恐惶的氣象罩滿了場上,人衆都不自覺地全體震動了)

唐玄宗(忙用兩手掩住兩耳,不能忍耐的急痛占據了他底全身)

啊啊啊...

(高力士由簾幕內走出)

高力士(向唐玄宗)

陛下,貴妃絕氣了。

唐玄宗(像狂了一樣)

啊啊啊...

高力士

貴妃已經絕氣了,請陛下現在就去安撫屍體罷。

唐玄宗

啊啊啊,就絕氣了,就絕氣了嗎?

高力士

是的,陛下。

(隨從們將簾幕揭開,很深奧的佛殿之內部完全現出,楊

貴妃底屍體坐在一高背的大椅上，她底頸背倚靠着椅背，兩腿卻伸長在椅前特設的一個長凳之上。臉上已借用頸間的白綾掩蓋着了。兩個執刑的人還分立在屍體底兩旁。第一侍者，第二侍者和盧胝都垂着頭在屍體旁侍立。此時佛殿內部已漸黑暗，一種恐怖的景象奪人心神。陳玄禮，韋諤等以及堦前的衆兵士都慄然垂下頭去）

唐玄宗（急奔至屍前）

太眞！太眞！都是我底過錯，都是我底過錯．．．太眞！太眞！我不能庇護你，使你落了這樣的下場，一切都由於我底自私，由於我底自利．．．你，你這凝滑的兩手，你這比你臂膀還長的頭髮．．．你這頭髮是怎樣的純美，怎樣的柔和！在你這頭髮中我可以看見一切白晝底燦爛和一切黑夜底朦朧，你這頭髮留贈了我一切的歡娛和一切的放逸，你這頭髮！你這頭髮！．．．（吻她的頭髮）並且，你這酥軟的胸脯，你這孅弱的腰部，你這豐滿的兩腿，你這動人的雙脚．．．（遍撫屍體）我再在那裏能够找出你來！我再在那裏能够找出你來！．．．

高力士

陛下，死者終是不能復生的，請再不要這樣傷悲了。

唐玄宗

唉，太眞！我也知道——這個我向來是放在心中，不曾說過的。——我也知道我是衰老了，我知道我底年齡和你是有些不配，但是，我是這樣的愛你！我是這樣的愛你！你底美色，你底聰明，使我只知道愛你，不知道別的。。。不過我現在完全明白了，你適纔向我表示了你底決心，我便完全明白了…我現在纔想起從前你常常那樣憂鬱，常常那樣動怒，常常那樣不得滿足，常常那樣要求着種種不容易得到的東西去作難我，大槪都是因爲我不能引起你熱愛的緣故。。。我還記得，有時你親自領導'霓裳羽衣'的歌舞時，每露出了不快樂的神色。。。唉，我錯待了你了！我大大的錯待了你了！。。。哦，還有那一夜，那七月七日的一夜，我引你到長生殿前，我要和你在殿前發誓，我要你也同我一樣，向着空間的銀河說出 我們願來生也結爲夫婦的誓言，你固然是順從了我，但是你那種勉強的態度，我到

現在纔回想了起來！我，我眞是錯待你了！．．．但是，我始終是愛你的，我現在還是愛你的．．．我知道我是衰老了，但是我願意至死愛你，至死愛你．．．（以袍袖掩面，痛哭不能成聲）

高力士

現在一切都停止了，一切都停止了。這好像是一場險惡的噩夢，經過了很大的恐怖與擾亂，終於這樣慢慢地寧靜下去了。並且，我們底國母，她睡在這兒，是這樣的安穩，是這樣的靜默！她從此是長眠了，長眠了！她棄了她底生命，她棄了她底顏色，她棄了她底青春，甘心爲長安，爲民衆，爲我們而死，她是就這樣辭別了這個世界，再不醒來了，再不醒來了．．．

第一侍者　第二侍者　盧娘（嗚咽着）

唉唉，貴妃．．．唉唉，貴妃．．．

高力士

並且，她高貴的前額再也不能增添活潑的光輝，她被人讚美的雙眸也再不能有表出她憂愁與歡樂的流盼．．．她好像夜半天空中的一顆流星，

曳着美麗的異光忽然殞去...她去得是這樣的迅速！這樣的奇幻！...她又好像雨後的虹彩，給我們眼前留下了一道動人的奇蹟，並且這奇蹟竟至昏迷了我們底眼光，失了認識牠大小的能力...現在，現在暴雨是已經過去了，只有這奇蹟還靜靜地，無言地留在這兒，留在這兒...

第一侍者　第二侍者　盧娘（嗚咽着）

唉唉，貴妃...唉唉，貴妃...

高力士

現在一切都停止了，一切都停止了，...——怎麽？現在難道還不是應該停止的時候嗎？...（步至階前向衆兵士）——哦，勇敢的戰士們，你們現在可滿足了麽？你們唯一的仇人已安靜地睡在這兒了。你們看，你們看！她是再也不能起來，再也不能說話，她已經聽從了你們底要求了。你們現在可滿足了麽？...（衆兵士都懺悔地俯首）現在你們還要怎樣呢？你們所攻擊的，仇恨的要人，只是她，一個手無寸鐵的女子，你們用了可怕的威力逼她去停止她前進着的生命，她是不但不怨恨你們，反而願意放

棄了她底青春與希望，在你們面前慨然犧牲！她只是這樣一個手無寸鐵的女子，只是這樣一個手無寸鐵的女子！哦，勇敢的戰士們，你們對她這種行爲覺得還値得去敬重，値得去崇拜嗎？...（衆兵士俯首愈下）但是現在你們還要怎樣呢？你們不散，還要怎樣呢？

陳玄禮（猛抬起頭來）

是的，我們今天應做的事已經做完了。不過我們還須得虔敬地瞻禮一刻貴妃底屍體...（他向屍體走進了幾步）哦，這個人死了，竟然死了！不怕她生前曾作過怎樣多的錯事，犯了怎樣大的罪惡，但是敵不住她最後那種甘心犧牲的精神！這種女子從來還沒有過呢...哦，她確是應該崇拜的！（他忽然像得了一種啓示，忙吩咐着隨從們）——你們快把這佛殿周圍底門都打開，並且去叫牆外的那些難民都進來瞻禮這神聖的屍體。

（隨從們把佛殿周圍的門都打開了。此時可以一直看到佛殿之後方）

隨從們（各向四圍牆外大聲呼喚）

外面隨駕的人民都進來！外面隨駕的人民都進來！

（衆難民一齊進來了，有的由門中擁進，有的自佛殿後方牆缺處的蓆下擁進，霎時間與衆兵士渾和在一起，圍住了佛殿底周圍）

陳玄禮（正式而莊嚴地）

兵士們！國民們！現在這個中國第一的美人，當今皇帝底愛寵，我們一向認爲罪深惡極的魁首的楊貴妃已經死了。她臨死時服從了民衆底公意，這眞是我們沒有料想得到的。這是我們民衆底勝利！這是我們民衆奮鬥底勝利！我們從此便可知道民衆力量底偉大，我們須得要繼續地努力，繼續地努力！．．．但是她，她能爲民衆這樣犧牲，也確不是一個尋常的女性，我們應該感謝，並且也應該崇拜．．．——跪下罷，兵士們！國民們！跪下瞻禮這曾具有不朽的靈魂的神聖的屍體，跪下！跪下！．．．（全體跪下）哦，只有由我們長安出來的女性，纔有這樣不朽的靈魂！也只有我們長安底民衆，纔有這樣的反抗的精神！哦，雖然現在我們中國是正在危難

的時候,我們底長安也已經敗壞，但是我們既能有這樣的人物,旣能有這樣的民氣，還愁不能恢復我們民族底自由?還愁不能使那可景仰的時代新生?...哦,今日底事件,眞是我們底光榮呀!我們應該三呼長安底光榮。

全體

長安底光榮!長安底光榮!長安底光榮!

陳玄禮

我們要從此努力，要對得起這位安睡在我們面前的犧牲者。——唉,我們再祝長安復興!

全體

祝長安復興!祝長安復興!祝長安復興!

(現在天色已晚,但狂風已經息止,遠遠的天空忽現出在一切騷亂靜止後來安定人心神的新月)

(完)

1927 8 15 付排
1927 9 20 初版
1——2000册



每册定價大洋四角半